

總裁在中央紀念週訓詞

整飭軍紀加強抗戰

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印

整飭軍紀加強抗戰

——三十年一月二十七日

總裁在中央紀念週訓詞

一、當此歲始，大家要檢討過去一年間工作之成績，策劃今後一年內事業之進展。

二、最近國際形勢，更利於我國抗戰，而敵人侵略野心，在其議會中愈益暴露，其國家命運亦愈近於敗亡。

三、駁斥敵人最近之謠諑，並說明新四軍事件之性質及其經過。

四、講明解散新四軍之原因，以及中國抗戰只有軍紀問題，絕無內亂之理——假託內亂與分裂名詞以搖惑視聽者，乃汪兆銘漢奸之流，借此以掩護其降敵賣國之所爲。

五、紀律重於一切，整飭軍紀，是抗戰勝利惟一之前提。

六、抗戰革命之成功，全繫於革命之主義，精神與紀律——國民政府必先森嚴法紀，乃能克服險惡環境，完成抗戰使命。

七、制裁反叛，嚴整軍紀之意義，一、為打擊敵人幸災樂禍的心理與粉碎其造謠挑撥的伎倆，二、為鞏固全國軍隊的團結，增加抗戰的力量。

八、說明政府過去苦心維護新四軍之事實，與此次嚴格執行紀律之精神。

九、大家要認識新四軍事件為革命史上最悲痛的一頁，從而借鑑來茲，團結一致，來貫徹軍令與軍紀。

十、抗戰已到最後勝利關頭，希望全國軍民守法盡職，努力奮勉

，來完成國民革命的大業。

今天已是一月二十七日民國三十年的元月快要過去了，在這尚未過去的五天當中，我們一般黨政軍同志，無論事務如何繁忙，應該將過去一年工作的經過，切實檢討一番，如期報告，而對於今後一年內工作的計劃與程序，更要具體確定，努力推進，使我們今年所作的事業，比去年更有進步，更有成績，大家要知道，我們抗戰到了今年，已經臨到最後勝利的重要關頭，因此我們格外要戒慎恐懼，奮發努力，以促進抗戰建國的成功，如此我們纔不致因循坐誤，以致功敗垂成，纔能報答我們一般爲國家爲民族而流血犧牲的將士和全國同胞，纔可以上慰總理和一般革命先烈的在天之靈。

關於最近一月以來國際的形勢，可以說是天天好轉，對於我國抗戰更趨有利，而敵人方面最近他的國會雖已開會，可以說是寂然無聲，所謂憲政軌範者，皆毀滅殆盡，我們看了近衛與松岡對議會所發表的演說，更可以知道敵國崩潰的危機，已迫在眉睫，而松岡更揚言什麼「大東亞共榮圈」，應包括南洋各地，昨天他甚至說日本應統治西太平洋全部，這就是連菲律賓，關島，中途島，澳洲和海參崴，北庫頁島以及沿海洲一帶都要劃歸日本勢力範圍之內，他這種狂妄侵略的迷夢，愈暴露，就是他崩潰失敗的末日愈接近，這是可以斷言的。

這兩週以來，敵人假借我們新四軍案件，造出許多離奇怪誕的謠言，恣意挑撥中傷，不僅企圖動搖我們抗戰的精神，而且妄冀迷

惑國際間對我國抗戰的視聽，求逞其侵略中國的迷夢，他這種種的謠言，大別之可分二項：一則說自新四軍事件發生以後我們國家將從此發生內亂，重召分裂，一則說國際上同情並援助我國抗戰的各友邦將因此而轉變其對我國的態度，但我們如果將新四軍事件發生的經過和敵人所造各種謠言的內容，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這種造謠的伎倆徒然表示他因為看到我們能整飭軍隊紀律，增加抗戰實力，因而發生一種內心的恐慌，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自從抗戰以來，全國軍民在革命軍紀與抗戰建國綱領之下，共同一致，奮鬥犧牲，只有少數漢奸敗類如汪逆精衛之流，甘心自投於敵國宰制之下，進行他賣國降敵的傀儡組織，拿分裂或內亂的名詞來掩護他萬惡的罪狀，但是他這種漢奸傀儡完全依附在敵人勢力之下，只要我

們中國一心一意來戰勝敵人，便可以連帶的消滅這漢奸傀儡組織，除此之外，在抗戰中的中國，就只有執行紀律與服從軍令的問題，絕對沒有什麼分裂，更沒有內亂可言，即就我們此次處置新四軍事件來說，無論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這完全是我們整飭軍紀的問題，性質很明白，問題很單純，事件也很普通，凡違令亂紀的軍人，在所必懲，至於稱兵作叛，襲擊友軍，侵佔防地，妨害抗戰的軍隊，更必然的須解散，這是抗戰治軍的天經地義，除非像無法無紀的敵國少壯軍人，纔會把這件事看做一種特殊而不尋常的事件，故意來作誇大的惡意宣傳，再從國際上來說，我們抗戰迄今，將近四年，各友邦對於我國始終同情援助，無不熱烈希望我們軍隊紀律森嚴，實力增強，而決沒有任何友邦因為我們要整飭軍紀，制裁少數違

法抗命的軍人和部隊而表示疑慮或猶豫的，反之，他們只有關懷與欣慰而已，尤其各友邦賢明的政治家，看到我們能整飭紀律，使我們國家和軍隊更能堅強進步，更沒有不表贊成的，因為各友邦肯來援助我們抗戰，就是希望我們民族有自立自強的精神，就要注意我們政府有沒有執法治軍的能力，如果我們國民只知自暴自棄，我們軍人任意毀法亂紀，不從命令，不聽調遣，即這種沒有紀律的軍隊，沒有精神的民族，誰還肯來援助我們，而且我們自身也更談不到抗戰了，因此，可知敵人所造的種種謠言，凡屬稍有常識的人，必能明了其用意與陰謀所在，而決不致受其搖惑，尤其我們自抗戰迄今，處罰違抗命令，觸犯軍紀的案件，如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之類，已不止一次，這次新四軍因為違抗命令，襲擊友軍，甚至稱

兵作亂，破壞抗戰，因而受到軍法制裁，這純然是爲了整飭軍紀，除此以外，並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的性質夾雜其中，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第一點。

其次，我們當時對於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件，只是將他們三個負責主管長官正法，而對於這次新四軍事件，爲什麼，要將他番號取消，部隊解散，關於這一點，我要向各位說，因爲當時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只是其主官本人不服從命令而已，而並沒有稱兵叛亂，攻擊友軍的行動，各位應該都已知，當時中央命令要韓復榘堅守山東，他却守不山東，而偏要擅自退往陝西漢中，想保存他個人的實力，中央命令李服膺在前線抗戰，不許退却，他却不遵令前進，反要擅自後退，甘冒革命軍的連坐法，至於去年石友三之伏

法，亦是如此，當時統帥部命令他移駐豫西，他偏抗命不動，盤踞豫東，騷擾地方，勒索人民，但這三個人雖然是違抗命令，而其部隊並沒有反抗叛變的行動，所以只要將他三人執行紀律，其部隊官兵不僅無處分之必要，而且因其官兵皆能深明大義，遵令整編，所以政府依舊要愛護保全，但這次新四軍一案，就與此不同了，統帥部自去年十一月以來，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駐指定地區抗戰，他偏按兵不動，到了最後限期已過，他還是要自由向南移動，作一種有計劃的軍事行動，明目張胆，來襲擊第四十師及上官雲相的總司令部，實行叛變，所以我們要執行軍紀，將他全部解散，由此可知這次解散新四軍一案，不過是我們在抗戰期中整飭軍紀普通之一例而已，並且過去因為違反命令與紀律的部隊長官——總司令軍長師

長以上的將領，現在尚在軍法執行總監部審判之中的，還有十餘人，而其中也尚有作戰很艱苦曾經立過相當戰績的，但因為後來觸犯了軍律，不能不忍痛的交付軍法裁判，這就是表示凡是不服從命令，不遵守紀律，不履行作戰任務的軍人和軍隊，必須嚴格整頓，依法制裁，爲了全軍的生命，爲了國家的生存，爲了抗戰的勝利，是決不能姑息寬假的，同時我們又決不忍輕易判定部下的罪案，致誤了我們將士，使枉遭不白之冤，但自去年以來，新四軍違抗命令，違反紀律的案件，層出不窮，中央雖一再寬大爲懷，剴切告誡，促其覺悟，無如他怙惡不悛，竟至稱兵叛變，襲擊友軍，中央在此情勢之下，就再不得有所姑息，再不能不嚴加處置，但在我個人對此事件，只有悲痛與慚愧，因為部屬的罪惡，就是我們長官的責任，

也就是我的恥辱，因此各位須知道不是一件什麼可安慰的事，這是萬不得已的一頁痛史，現在新四軍事件雖然已經處理，而我國民革命軍在光榮抗戰中間畢竟留下了一個污點，我身爲統帥，我的傷心實在任何人之上，這是大家必須明白認識的第二點。

復次，我們爲什麼要如此嚴格整飭軍紀，因爲軍紀是軍隊命脈之所在，亦即國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們抗戰之成效，就看我們的軍隊能否執行紀律，而這次新四軍之公然稱兵抗命，破壞軍紀，我們政府能否澈底執行紀律，就是我們國家能否生存的最大一個關鍵，因此，我這次乃抱定決心，要嚴肅軍紀，以挽救全軍的危亡，保障抗戰的勝利，維護國家的生存，反之，如果我們這次不能整飭軍紀，任各部隊軍人違反命令，破壞紀律，那末，軍隊失敗，國家就

要滅亡，並且國家付託我以統帥大權，如我統帥個人希圖苟安，一時不惜姑息養奸，致陷全軍於危殆，那不僅有負職責，而且對不起我們全軍官兵，和一般已經爲抗戰犧牲的將士同胞，並且嚴格言之，這就無異我統帥縱容部屬軍隊違法亂紀，陷他們於滅亡自殺之途，那這就是我統帥莫大的罪過，因此我甯使不顧一切犧牲，必須澈底執行紀律，凡屬國民革命軍將士，必須明白軍紀鑒於一切，軍紀一律平等，決不能稍有偏袒，不公之處，亦不能因爲姑息一二少數人而置軍紀於度外，以致抗戰失敗，陷國家於滅亡，這是大家必須明白認識的第三點。

回憶七七事變發生，抗戰初起的時候，有幾位朋友勸我說，「現在我們國家的統一，還沒有穩固，國防的準備，還沒有充實，國

際環境更是惡劣，有許多人表面上要求政府抗戰，而實際未必是誠意來擁護抗戰，所以我們還不能對日作戰，否則就是冒險，怕要失敗」，我當時就答覆他們說，諸位對於抗戰問題，不能作這樣看法，須知現在我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我們的軍隊乃是革命的軍隊，我們國家與軍隊的力量，不是單靠武器、裝備來與敵人較量，我們的抗戰也不能顧慮到抗戰以後可能發生的困難，而主要的關鍵，是要問我們有沒有革命的主義，有沒有革命的紀律，我們革命的精神如何，決心如何，如果我們自認是有革命的主義，有革命的紀律，有革命的精神和犧牲的決心，我們自問是誠心誠意為國家為民族生死存亡來抗戰的，那我們就可毅然決然的對日抗戰，而且這個抗戰，必然是勝利的，至於國際形勢之優劣，這就全看我們本身的奮鬥

能力如何，如果我們只待國際形勢好轉，方敢抗戰，那我們革命就永無成功可能，須知國際環境，是要由我們革命行動來創造來轉移的，如果你只待我株守，那我們國家既到了如此危急存亡的地步，就無異束手待斃，因為我們對日抗戰，乃是革命，而不是投機取巧的，我當時還簡切明白的告訴他們兩句話：「我們既要對外抗戰，就不怕國內變亂，如怕國內變亂，就不能對外抗戰」，他們知道我既下了決心，也就贊成我的主張，再無絲毫疑慮，到現在抗戰將近四年，敵人已日趨失敗，我們已勝利在望，就可證明我當時的決心和主張完全正確，所以大家要認清我們這次抗戰，對國際始終要自愛自重，不辜負友邦的期望和援助，而對國內只有森嚴紀律，加強實力，以求自立自強，絕不致有發生內亂的顧慮，如在抗戰期中萬

一不幸發生軍隊叛變之事，那也只是叛變而已，只要我們依照國家的法令與軍隊的紀律，來嚴格制裁，澈底糾正，以維護革命大業，維護國家命脈，凡是自信爲挽救國家復興民族而努力的任何黨派與國民，我相信其決不致因政府執行紀律而有所懷疑，我們政府不僅對於敵人具有抗戰的實力，而且對全國軍民具有整飭紀律貫徹命令的精神，唯有嚴肅的紀律和統一的命令，纔是我們國家生存的保障，也纔是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礎，大家都曉得，我們國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革命政府是能嚴整法紀，並能打破任何險惡環境與鎮攝任何變亂的，我們從民國十三年到民國十五年北伐爲止，如果我們因畏懼內部叛變，而放棄革命的職責，那我們國民革命軍就根本無從北伐，凡真正的革命者，在其革命過程之中，必須遭遇種種艱險，

挫折，但必能坦然無畏，而且應付裕如，無往不克，本來世界無論那一國的革命軍隊，皆難免有叛變之事，最緊要的就是看這個政府是否真正的革命政府，有無制裁叛變的精神與力量，如果這個政府能本乎革命精神與革命紀律，將叛逆——尤其是武裝的叛軍——加以制裁，那就是革命的勝利，就可以促成革命成功，本席今天可以明告各位，我們中國國民政府，今天不僅具有維持法紀的精神，而且確有制裁叛軍的力量，決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內戰，何況當此敵寇深入，國家垂危的時候，我們正在拚全民族的力量，以與日寇作殊死戰，我全國軍民上下凡具有民族觀念和愛國心者，莫不擁護政府効忠抗戰，我們生死榮辱真是整個一體，除了如汪逆兆銘漢奸之流，以分裂與內亂的形式來進行他降敵賣國的罪惡以外，再無如